

# 航海 的故 事

The Story of Navigation

刘兴诗 著



希望出版社

## 部分图片作者名录

Gustave Courbet: P24下图

I.K.艾伊瓦佐夫斯基: P24上图

John Cleveley: P85图, P87下图

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 P57下图,  
P124图, P125图

Luciano Castaneda: P20下图

Panama Canal/EDITING: P94左上图

Richard Parkes Bonington: P61上图

T.Gosse: P123左下图

William Bradford: P13图

艾弗莱德·佩斯瓦·莫斯莱: P21上图

陈北跑: P75下图, P76下图

陈于林: P74左上图, P76上图, P101下图

陈占五: P142下图

戴维·罗伯特: P48右下图

东尼: P150上图

董文革: P107上图

歌川国芳: P126左下图

胡武功: P157左图

姜永良: P137下图

李江树: P147左上图

刘兆明: P11下图

罗小韵: P10上图, P133右图

马岗: P125右上图

聂鸣: P141右下图, P157右图

邱一新: P66右图

顺戈: P58上图

宋健浩: P153上图

宋亮: P51左图, 右图, P67左上图

泰奥多尔·居丹: P38下图, P67左下图

屠京生: P149下图

王志平: P106左图

威廉·霍奇斯: P36—37跨页图

威廉·克拉克: P95上图

吴长青: P78右下图

吴俊/金图: P159下图

吴吕明: P91下图

希利亚德 (Nicholas Hillard, 英国): P111

左中图

谢光辉/CTPphoto: P151下图

徐强: P56左下图

严庆洪: P9上图

严向群: P132上图

颜长江: P49下图, P50右图, P50左图, P52

下图

杨楚彬: P10下图

杨兴斌: P77右下图

于惠通: P148右上图

曾志: P84下图

张奋泉: P34上图, P64右上图, P68右上图,  
P72上图, P73上图

张衍飞: P8上图, P115上图



The Story of Navigation  
刘兴诗 著



# 航海的故事

希望出版社





# 目录

# CONTENTS



## 新大陆的发现者

——美洲航线的故事

- 7 一、新大陆
- 9 二、跨过白令陆桥的征服者
- 14 三、划小皮艇的北极捕鱼人
- 19 四、东方海上来的“风神”
- 22 五、沉默的岩块
- 23 六、太阳神“拉”号
- 26 七、扶桑国在什么地方
- 30 八、诺曼人寻找“西方乐土”
- 35 九、马丁湖底的神秘独木舟
- 39 十、姗姗来迟的哥伦布

## 绕道好望角

——环绕非洲航线的故事

- 49 一、被遗忘的古“苏伊士”运河
- 53 二、环绕利比亚的航行
- 59 三、汉诺和别的航行
- 61 四、加季拉船头木的启示
- 65 五、风暴角——好望角

## 驶向富饶的东方

——印度洋航线的故事

- 69 一、温暖的大洋
- 70 二、印度洋季风的秘密
- 74 三、神秘的《山海经》和“海上丝路”
- 78 四、传播友谊种子的郑和船队
- 81 五、“印度提督”达·伽马



## 烟波浩渺太平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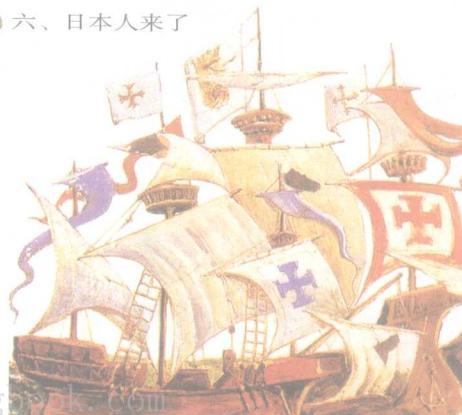
——太平洋航线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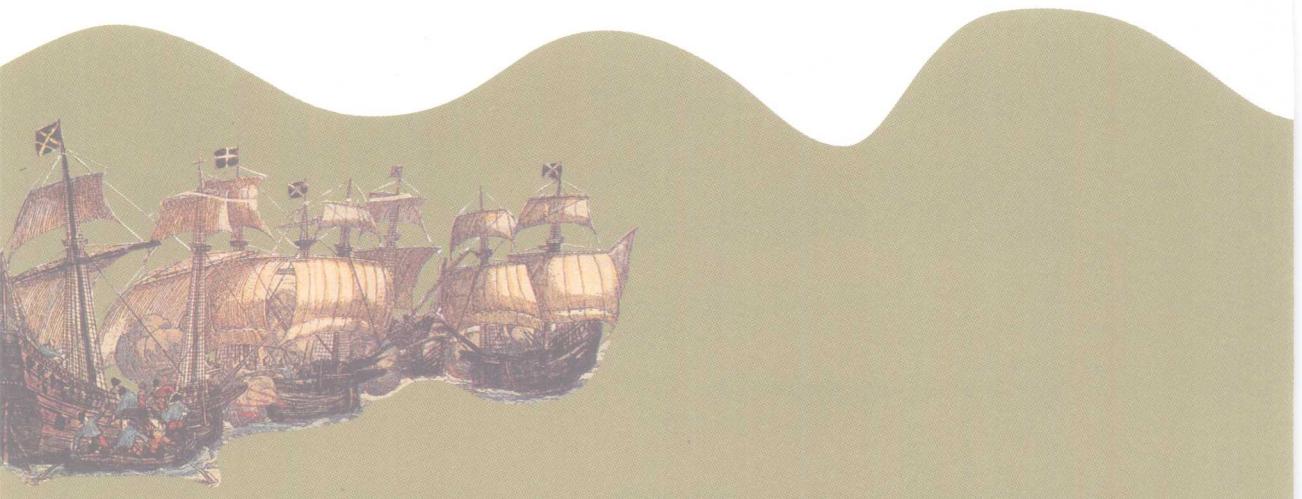
- 85 一、惊涛骇浪里的独木舟移民
- 89 二、榕树根缝里的寿星像
- 92 三、“南海”发现记
- 96 四、麦哲伦环球航行
- 106 五、环绕太平洋航行
- 108 六、第二次环球航行
- 116 七、“北大陆”和“南大陆”
- 119 八、丹皮尔船长和库克船长

## 一衣带水的往来

——古代日本航线的故事

- 125 一、大陆母亲乳汁哺育的婴儿
- 131 二、秦始皇和蓬莱仙岛
- 135 三、徐福演绎“特区故事”
- 144 四、日本九州高祖城
- 148 五、鉴真东渡日本
- 156 六、日本人来了





啊，新大陆。

啊，旧世界背面的神秘地方。

在那“天圆地方”观念流行的时代，新旧两个平行世界，各自沿着自己的轨道，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花朵，各自有各自的王国。我不知道你，你不知道我，只因为中间隔着千重浪、万重波。

是谁勇敢起航，穿过了这道隔离的水墙？是谁发现了未曾谋面的印第安王国？想不到隔断历史的，仅仅是一层看不见的纸，说起来竟是那样薄。只消伸出手指头轻轻一戳，就可以一下子捅破。

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历史送给人类一份厚礼。东半球加上西半球，旧世界加上新世界，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地球，一个加倍的世界，多么令人兴奋啊！

人们啊，得到了这份  
厚礼，该怎么处置发落？  
可不要把旧世界的灰尘，  
染污了新天地，带去种种  
该死的罪恶。

发现新大陆的桂冠该  
给谁？哥伦布是不是光荣  
的胜利者，独一无二的发  
现金牌获得者？请听历史  
老人细细述说……





# 新大陆的发现者

——美洲航线的故事





# [— 新大陆 —]

美洲，新奇而古老的大陆。

雄伟的落基山和安第斯山，像一道高耸的屋脊纵贯南北，在峻峭的峰峦之巅，不时地闪烁着冰雪的寒光。整个大陆的主要部分，好像两片缀生在同一根枝条上的树叶，铺展在这道绵延上万千米的巨大山脉的东面。缀在上面的那片“树叶”是北美洲，下面的三角形“树叶”是南美洲。

这是两片多么巨大而又奇特的“树叶”啊！

说它巨大，是因为它的面积有4219万平方千米，比月亮的整个表面积还大，约摸还多出400多万平方千米；说它奇特，是因为这不是普通的树叶，而是一片景色瑰丽无比的坚实的陆地。从寒风呼啸的加拿大雪原，到极南端的岩石嶙峋的火地岬角，景色变化万千，物产十分富饶。这儿蕴藏着丰富的石油、煤、铁、铜和别的矿产。这儿有一望无际的草原和寒带、热带密林，林中长满了珍奇的树木，栖息着许多罕见的禽兽，其中有



▲ 石版画：《落基山脉：移民穿越平原》。19世纪，美国实行自由移民政策，对西部进行开发，大量移民涌往西部。



▲ 马丘比丘古城堡（Machu Picchu）遗迹。马丘比丘建造于古印加帝国后期（约15世纪后期-16世纪前期），占地13平方千米，1983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一些品种，是地球另一面的旧大陆上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

对人类来说，它是新奇的。

在美洲大陆的两边，喧嚣着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波涛，北面横亘着封冻的北冰洋，整个大陆被海洋紧紧包裹着，像是一个巨大的孤岛。缄默的大海久久地保守着这块神秘大陆的秘密，不肯向人类吐露半点消息。

和亚、非、欧旧大陆相比，只是在很晚很晚以后，才有人类踏上这个被遗忘了的大陆。在300万年前，当人类在旧大陆上诞生的时候，美洲的草原和林莽间还只



## 小档案

北美洲包括北美洲和中美洲，面积2406万平方千米，南美洲面积1778万平方千米。中美洲指北美洲南部，和南美洲连接的蜂腰地带，加上加勒比海群岛。拉丁美洲包括中美洲和南美洲，拉丁语系地带。

有乳齿象和三趾马出没。时间飞快地过去，旧大陆上的居民已经在劳动中学会了制造品种更多的石器，还发现了火，慢慢从原始游群过渡到氏族社会，创造出最早的人类文明。但是在地球的另一面，大洋环绕的美洲大陆上，仍然没有传来古人类的半点消息。

沉睡的新大陆，还在等待自己的主人。



▲ 加拿大，落基山脉构成北美洲大陆的脊梁。



▲ 1540年塞巴斯蒂安·孟斯特绘的新大陆地图。

# 【 跨过白令陆桥 的征服者 】

“啊——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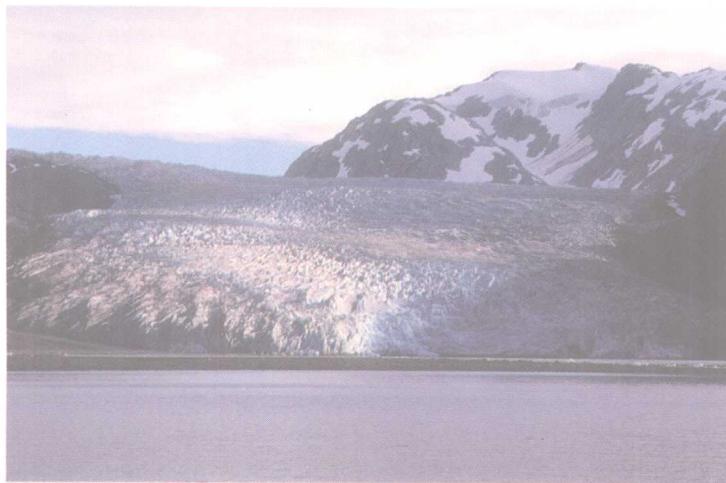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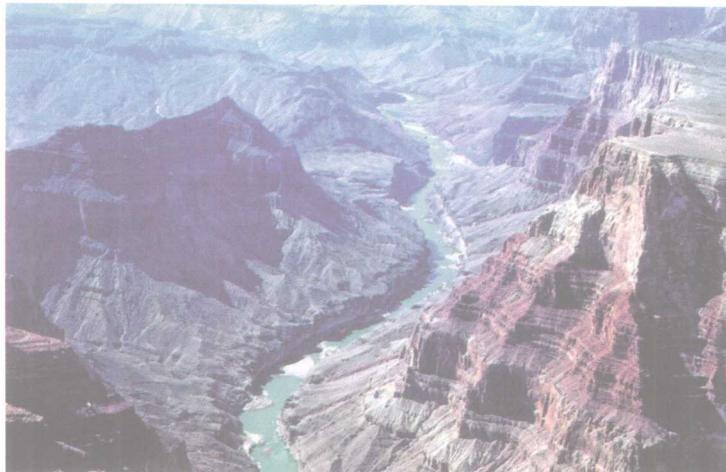
在冰封千里的阿拉斯加的雪原上，传来了第一声人类的呼喊，打破了长期的沉寂，唤醒了沉睡的美洲。如果当时有谁在那儿观看，便可以瞧见一小群又一小群身披兽皮的原始人，正从落日的方向迎着刺骨的寒风，步履蹒跚地走过来，在疏松的雪地上印

下了第一串清晰的足迹。

人类到达美洲了，终于发现了神秘的新大陆。

这是一个多么震动人心的事件。然而，他们却没有留下塑像，也没有留下刻满诗文的纪念碑，甚至连他们的足印也早已被无情的狂风扫除得一干二净。这些初次踏上美洲大陆的原始人并不了解，他们的行动包含着多么重大的历史意义。他们也许是在追逐披毛犀、猛犸象和北极鹿群的过程中，或是为了躲避西伯利亚的寒风，在寻找更适宜于生活的居留地时，无意间步入了另一个半球。整个事件只在迷蒙的远古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极其模糊的影子，谁也不知道它确切发生在什么年代，也不了解最初到达

▼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  
美洲的精确路线与人数。



就是这些毛发蓬松的原始人忍受着饥饿和疲乏，冲破了冰河和风雪的重重障碍，在上千，也许是上万年间，一群又一群地从西向东，跨过连接亚洲和美洲两个大陆的狭窄通道，顺着美洲的西海岸，逐渐扩散到整个南、北美洲，成为新大陆的第一批居民。

他们是谁？历史啊，快留下这些伟大的美洲发现者的姓名。

不过他们没有姓氏，也没有人能够弄清，最初进入美洲的部落的图腾

◀ 美国阿拉斯加州的积雪山坡。



名称，可是这没有什么关系，并不妨碍历史做出公正的结论。他们是无名的原始劳动者，用劳动的双手打开了通向新大陆的大门。如果我们有机会遇见他们，仔细端详一下他们的面孔，便会发现一张张非常熟悉的容貌。他们有着黄褐色的皮肤，披着硬而直的黑发，颧骨突出，眼眶较高，和亚洲东北部的蒙古人种很相似。亚洲，是他们最早的故乡。

历史上从来没有偶然的事件，一切重大的进展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经过了漫长的时间推移，人类已经从猿人和古人进化到新人阶段。这个时期的人类，体态大致和现代人相同，制作的工具更加细致和多样化。他们发明了弓箭、投矛器、渔叉、渔网等比过去更加先进的狩猎和捕鱼的工具，大大扩充了食物的来源。同时，在发现了人工取火的方法以后，又制成了骨针，可以缝制简单的兽皮衣服。因而他们在自然界里掌握了更大的自由，能够抵御冰期时代的严寒，再也不会因受冰川的侵袭而到处迁移。相反，他们分布的范围更广泛，甚至在接近北极圈的地方也发现了当时的古人类化石。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自从有了这种新的食物以后，人们便不受气候和地域的限制了。”他们沿着河流和海岸，甚至在蒙昧状态中也可以散布在大部分地面上了。

旧大陆的人类已经从任由自然力摆布的渺小角色，一跃而成为初步开始征服和利用大自然的巨人了。他们已经具备了足以克服重重天险、征服美洲的能力。这种能力是经过了两百多万年的艰苦磨炼，才逐渐积累起来的。

那时，北方的大地和中、低纬地区的许多山地，被最末一次冰期——玉木冰期的冰雪厚甲覆盖着。地球上的水分大量转化为冰雪，并积聚在陆地上，其结果是世界大洋的海面普遍下降。连接亚洲和美洲的白令海峡本来就不过85.2千米宽，18~59米深。有人计算过，在玉木冰期内，海面下降了约130米左右。于是在这里便形成了一条狭窄的“陆桥”，把两个大陆牢牢地连为一体。

冰期内的气温和环境条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亚洲的东北部，玉木冰期可以划分为冷

►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文化先民村雕塑，模拟先民狩猎的情景。



暖交替的阶段，其中包括早于五万年的朱利安克亚冰期，距今10300~25000年的萨尔丹亚冰期和其间的卡尔金斯克亚间冰期。即使在这些亚冰期和亚间冰期里，也还有小规模的气候波动。如在卡尔金斯克亚间冰期里，至少有三个比较温暖和两个比较寒冷的时期，最适宜的温暖阶段大约在距今37000~43000年之间。这时，一批批追踪野兽和鱼群的渔猎部落，就有可能逐渐向北方发展，通过白令陆桥进入美洲，并沿着美洲的西海岸慢慢向南推进，散布到新大陆的各地。

当他们跨过了白令陆桥以后，在他们面前呈现出了一幅幅前所未见的天然景色。积雪皑皑的阿拉斯加群峰，遍覆暗色针叶林的加拿大密林，阳光普照的加利福尼亚山谷和墨西哥高原。大自然给予这些勇敢的原始猎人的礼物实在太丰厚了，把整整一个富饶的大陆铺开在他们的脚下。从此，这些远道而来的迁移者就在美洲定居下来，逐渐遗忘了亚洲的故乡，成为新大陆的第一批居民。

为了查明美洲人的起源问题，考古工作者和地质工作者到处发掘，至今也没有找到更古老的遗迹。有趣的是，仅有的少数人类化石和遗物，几乎都分布在西海岸上，年代都不超过五万年。

看吧！下面是一些发掘的记录。在加拿大和阿拉斯加接壤的育空地区发现的一块骨器，经过测定，距今大约30000年；加拿大阿尔伯达省的南部，一个幼童的骨骼距今22000年；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一些古人类化石的年龄分别是17000年、23000年、28000年、44000年，最早的也不超过48000年；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头盖骨，距今20000年；新墨西哥州发掘到的一种具有特殊尖角的石器——圣地亚科尖状器，根据同时出土的动物化石鉴定，距今18000年；墨西哥的一个“古老”的头骨，只有10000年。

如果把它们都填绘在地图上，恰好和原始渔猎部落穿过白令陆桥，向新大陆进军的路线一致。

和这个情况相仿的是，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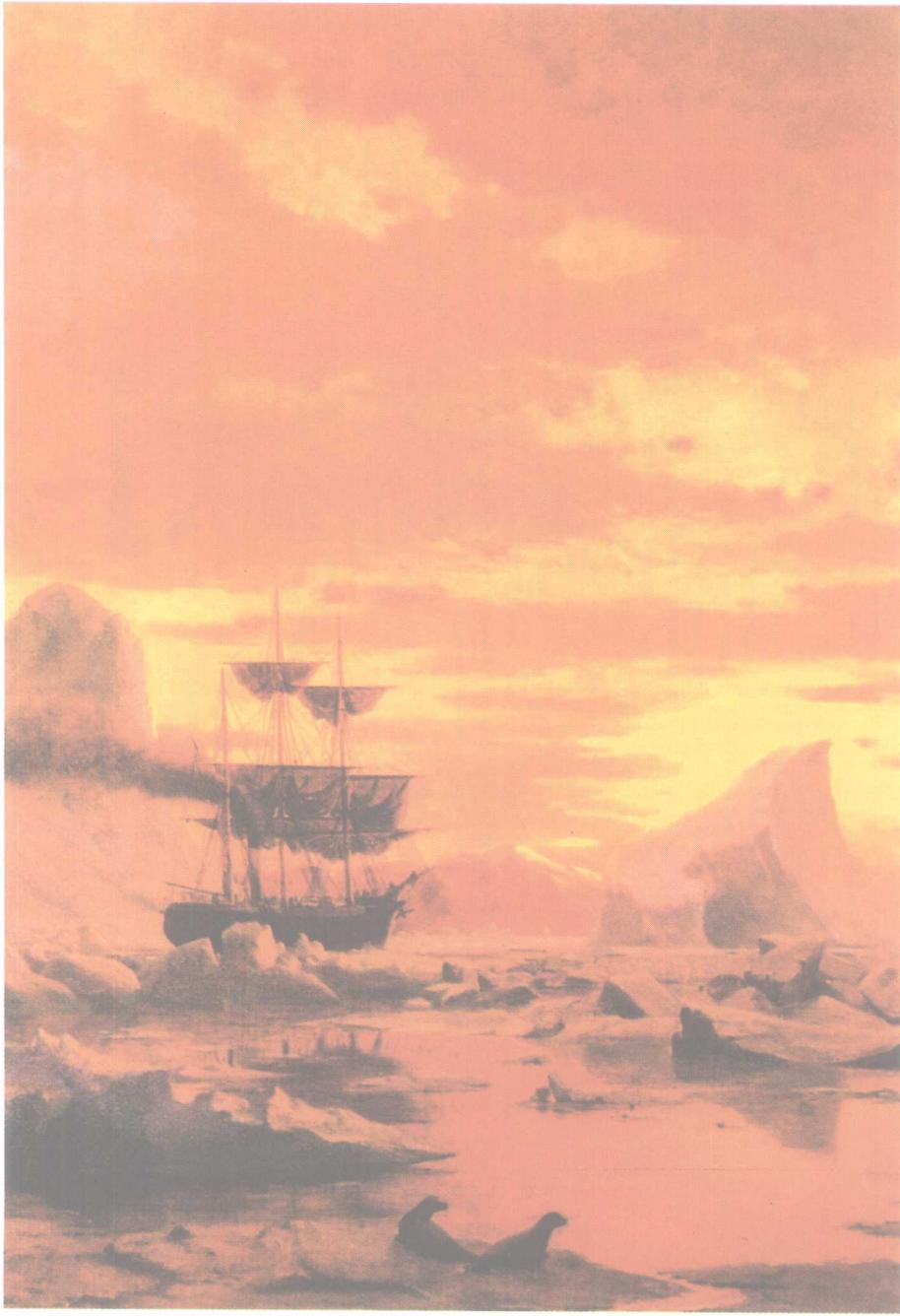
## 小档案

白令海峡位于亚洲东北部和北美洲阿拉斯加之间，隔开了太平洋和北冰洋，宽86千米，长60千米，最深70米，最浅处只有42米。

## 小档案

第四纪开始于距今200万~300万年前。在第四纪更新世期间，北半球大致发生了四次冰期，最后一次冰期结束于1万年前。

► 1875年，反映极地探险的油画：《冰上居民望着闯入者》。



美国新墨西哥州的福尔塞城附近，发现了一个原始部落的居留地。在遗址里找到一种制作异常精致、底面刻凿了一条凹槽的尖状石器，考古学家把它称作福尔塞尖状器。后来这种石器发现得越来越多，从阿拉斯加到墨西哥的西海岸上到处都有，还一直向东，广泛分布在美国中西部的大草原上。

问题已经很清楚了，最早的移民是在40000多年以前，沿着太平洋海岸进入美洲，最后散布在整个新大陆的。

## 【划小皮艇的 北极捕鱼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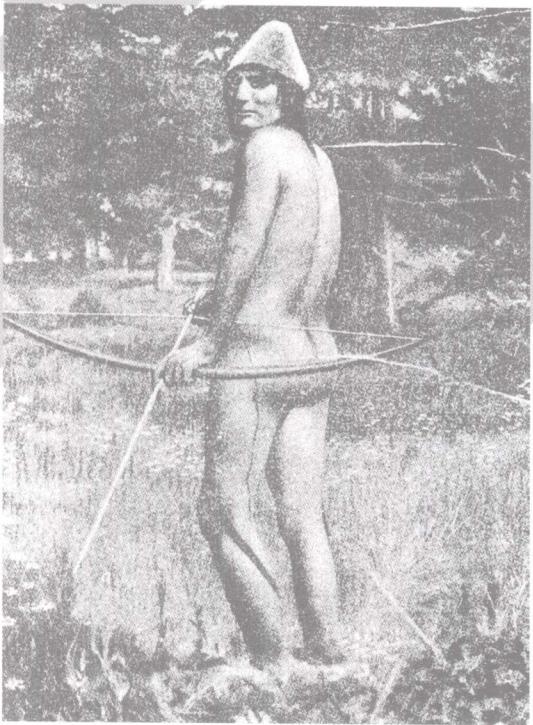
这是2000多年前的白令海峡。

在暗淡的北极光的映照下，北冰洋的景色显得格外寂寞单调。天穹低低地垂落在地平线上，更增加了无限空旷的感觉。举目四望，到处都是冰雪，一些地方的冰块互相挤压着拱翘起来，使冰面变得坎坷不平。天空是灰沉沉的，藏在云雾后面的太阳，面孔显得十分苍白，仿佛它也耐受不住这儿的极端严寒，才失去了固有的血色。在这儿，甚至冰雪也不是洁白透亮的，似乎也蒙上了一层灰沙，呈现出一片异样难看的灰白色；远远看去，  
▲ 17世纪版画：1596年9月的北极，荷兰探险家巴伦支探险队在搭建住所。载1609年G.de Veer的《巴伦支的三次北极地区旅行》：还只是9月初，暴风雪就一场接一场，全都来势汹汹。尽管寒风利得仿佛刀子，这群人终究搭造了一个过冬的简陋住所。





▲亚马孙河的猎手。除了弓与箭外，绝大多数森林中的印第安人的武器是矛。柄由硬木做成，矛尖一般是硬棕榈做成，几乎与金属一样硬。有少量几支金属矛，可能是几个世纪前从西班牙探险队那儿获得的，拥有者特别珍惜它们。



▲火地岛（美洲）的狩猎人。穿过南美四分之一的土地方可看到上述的印第安人与这位火地岛的猎手的差别。这幅照片一定是在其短暂、炽热的夏季拍摄的；当冬天冰雪覆盖着大地时，他将穿上毛皮衣服。

很难分清陆地和海洋。甚至天空和大地的界线也因为染上了同一种灰蒙蒙的色彩，而变得混混沌沌模糊不清。

这里难以瞥见移动的物体，除了无处不在的风声和冰床上偶尔发出的轻微的冰块倾轧声外，也难以听见任何其他声响。时间和生命在这里好像都被冻结了。

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个错觉。如果有谁在高空俯瞰，便可以发现一些蒙着海豹和海象皮的单人小艇，在缓缓漂浮的冰块间悄悄地绕行着。划船的人穿着毛茸茸的兽皮衣服，带着有倒钩和皮索的渔叉，顶着风一桨又一桨地用力划行着。

他们是谁？要把小皮艇划到何处去？

这些冰海上的航行者聚居在亚洲最东端的楚科奇半岛，自称“英努依特”，就是“人”的意思，这真是再好也没有的称呼了。试问，在这冰雪茫茫、寒风怒号的大自然界，难道还有什么比“人”——冰天雪地的主人这个名称更值得骄傲的吗？

他们是勇敢的猎人，敢于握着原始的投枪，在雪地上追捕凶恶的北极熊；划着小小的皮艇，在冰海里猎取鲸鱼。他们是聪慧的劳动者，不用木材，也不用砖石，就地用一些压紧了、并冻得十分结实的雪块修砌成帐幕式的小雪屋。屋内张挂着海豹皮保持温暖，点燃兽油灯度过漫漫的北极长夜。他们的“卡亚